

神的花园——喀纳斯

王琪森

有“人间仙境,神的花园”之称的喀纳斯,位于新疆阿勒泰的布尔津县,是北疆最美风景谱系中的华彩乐章。在蒙古语中喀纳斯意为“美丽富饶,神秘莫测”。由于喀纳斯集湖泊、草原、森林、冰川、雪山、古村于一体,又被称为“神的后花园”及“中国最美的摄影地”。

我们是古朴安谧的禾木村驱车前往喀纳斯国家地质公园的。进入景区后,我们随即登上了白色的游船,蓝天白云下,清澈的湖水静卧在苍翠逶迤的群山怀抱中,澄明的阳光使湖水泛出镜面般的光泽,并荡漾出了两岸绿树秀峰旖旎倒影。当游船犁开白色的浪花向前时,似一部湖光山色的风景大片拉开了帷幕,彩云萦绕着苍莽的山林,阳光眷恋着晶莹的雪峰,水鸟嬉戏着湖湾的芦苇。

喀纳斯湖的更大知名度似乎和湖怪有关,这就像英国尼斯湖的出名也离不开湖怪一样。我们乘在船上,期待着与湖怪的邂逅。随着船向湖面深处驶去,唯有看到湖水的颜色随着光影的移动而不时地变换着颜色,时而青葱如翡翠,时而浓绿似琥珀,时而苍润如碧玉,这是由于湖水深浅的极度反差而形成的奇妙之境。

游湖结束上岸后,沿着环湖的木栈道而行,一路青山绿水相随,草甸林木相伴。转过一个湖湾处,便是一个很大的观鱼亭,

陈列着一条长达两米多、鱼头及鱼身青灰、尾巴红艳的哲罗鲑鱼雕塑,这也就是传说中的喀纳斯湖怪,隐藏在湖水最深处。据老渔民讲,大的哲罗鲑鱼可达10多米,体形雄悍而威武,而此条两米多的哲罗鲑鱼是一个科考队所抓获,终于破解了喀纳斯湖怪之谜。与环湖栈道隔水相望的是山顶上白雪相映的观鱼台,这是观赏整个喀纳斯湖的最佳处。此时,一条长长的腰带云飘浮其上,给人以玉宇琼楼之感。

在喀纳斯的风景组合中,经典而网红的就是“三湾”,即“月亮湾”“神仙湾”“卧龙湾”,如三颗亮丽而精致的明珠,镶嵌在喀纳斯壮美的山水之间,须乘公交车一一打卡。

富有诗情画意的月亮湾,形如一弯新月落入幽深而狭长的峡谷,这是喀纳斯河在这里划上了一道优美潇洒的反S形弧线所形成,呈现了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茂密的原始森林呵护着青碧的河水,波澜不惊而宁静安和。更奇奥而神秘的是河湾处有两个河心洲,好似两个大大的脚印。传说是当年的嫦娥在凡间相恋的情人被召升天后,她为此不顾一切地上天寻亲时故意顿足留下的标记。又传说是成吉思汗当年率军挥旗西征时,也为月亮湾的美丽所陶醉,为此涉水过河时踏下了深深的脚印,以作永恒的纪念。一湾兼有爱情与

英雄的两个传说,的确是颇有传奇色彩的。而今の牧人们在转场经过时,还会下马虔诚地顶礼膜拜,以示对爱情的赞美与对英雄的崇敬。

与月亮湾心有灵犀的是绚丽无比的神仙湾,它是喀纳斯河在山间低缓处形成的一片浅滩,因而重峦叠嶂,层次分明而风情万千。前是浓密青葱的草原,周围是原始森林环绕,后是雪峰耸峙的连绵群山。临湾建有长长的木栈道,似清水平台可以让人体验连神仙都青睐的河湾之美。烟雾萦绕的河湾梦幻迷离,绿波浮动中可见天光云影互相辉映。此时,阳光透过云层直照河面,波光粼粼,似撒落了万千珍珠,显得超凡脱俗而仙气飘逸。河湾的树荫下泊着一只无人的小船,似载着无尽的乡愁,悄然地停靠在此等待着远行游子的归来。是啊,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”。

从幽深的月亮湾、明丽的神仙湾到奇谲的卧龙湾,这不仅是一次山水时空上的穿越,更是一次景观审美上的惊掠。卧龙湾又称卡赞湖及锅底湖,奔腾的河水到此进入一片凹地,立刻变得柔波静谧。在开阔的河湾中,一条巨龙横卧其中,大有气吞山河之势,龙头昂起似在观日,龙爪弯曲似在伸展,龙尾翘起似在拍水,波光闪烁荡漾中颇有动感。传说很久以前,一条巨龙来此游玩,因被美景所吸引而忘了傍晚前要返回天上的告诫。果然在天黑后,气温骤降,大雪封河,巨龙被冻僵在河湾中。第二天太阳升起后,渐渐苏醒的巨龙就干脆甩了下来,从此成为三湾的守护神,与龙的传人共度春华秋实。

小时候的玩物

日月光

“知了壳(蝉衣)”泡茶喝。当然,“临时抱佛脚”是没用的。

看蚂蚁行军。闲暇的时候,我们这些调皮鬼也会好奇地蹲在地上看蚂蚁行军,对蚂蚁佩服得五体投地:有时故意把它们的路打乱,蚂蚁不会一哄而散,而是一个个把信息传递下去,传到总部后,一会儿,一条新线路形成了。人类讲一件事会滔滔不绝讲好多话用好多时间,蚂蚁只用触须轻轻一碰,有关信息就传递成功了,一只只触碰下去,而且拷贝不走样;那么小的身躯,更小的脑袋,竟然有那么大的功能。

打弹弓。我们游玩时,袋里或腰里,总会别上一把弹弓,有时候像解放军那样,用树叶做成圈套在头上,静卧一处,隐蔽自己,专等麻雀靠近,一旦打中,麻雀从树上跌落地上,在艰难地跳动时,我们会大喊“同志们,冲啊”,然后去抓它,因为当时麻

雀是“四害”。

我们玩这些,常会碰到一些困难。养不养蚕宝宝主要是弄清楚哪里去采桑叶,女孩子弄不到桑叶可以哭着不吃饭,弄桑叶变成大人的事了,我们不行;打菱角就要想方设法弄到大的铁头,铁头大小决定了自己的战力;滚铁环问题在于设法弄到粗的钢丝做成滚钩。

当然我们自己会动手制作一些玩具。我们把芦粟的一节撕开将头上剪成尖角插进肉段做成灯笼,再用芦粟竿提在手上到处兜;用细铁丝搭成圆桶架,撕下大楷本纸,糊满后缚上蜡烛,等天黑在外点着一放,这就是孔明灯了;用两竹竿绑上两块,做成高跷,自鸣得意地走得一身汗,很有成就感。

小时候的这些游戏,对于我们认知生活、熟悉自然及观察能力、动手能力的培养都是极为有益的。

一夜秋风,一夜秋雨。

黎明前的村庄,这样的时刻,几声公鸡的啼叫,“呜呜”的风声,噼里啪啦的雨声,混在一起,简直像一支曲子。时不时地,木门沉闷的“咯吱”几声,牲口棚中的驴、羊、牛长舒一口气,为曲子增添了些许灵动。是啊,微凉中的忍耐对于哪个生灵都那么难得!

村口的老汉,睡得早,起得也早,一洗漱完就下地干活,等别人来到地里,他早已锄好了好大一块地的杂草。他多少年如一日,面朝黄土背朝天,虔诚地伺候着庄稼,享受着收获的喜悦。别看他大字识不了一筐,理说不上上一根烟工夫,在庄稼人的身份外,他还算个“能工巧匠”。光看他的农具,犁杖、锄头、板斧和镰刀之类,买来后自己配上把手,安装好,绝对把手溜光,使来顺心顺手。

他的后院,常年种着榆树,专做各种把手。他时刻关注着榆树长势,有的稍弯,马上给垫上石头,绑着树干和石头的铁丝们被拉得绷紧。土话讲:十年树木,百年树人。树

我的记忆里有高粱红,也有高粱莲儿。

高粱红是庄稼人的秋天,伸向天空的高粱莲儿,把庄稼人的日子举得欢天喜地。旧年月里,秋熟季节,故乡田野上一片片高粱红。乡亲们收获了高粱米,高高的高粱秫秸,还有细秆的高粱莲儿,过日子的庄稼人都会另作他用,没有谁家弃之不用。相比起来,长在高端而又矮短的高粱莲儿,也是个喜人的物件呢。

高粱莲儿,高粱穗下的长秆,故乡有个土里土气的名字叫“格挡儿”。这“格挡儿”乡亲们口口相传,宛若自家小孩子的乳名,亲切着呢!娘是庄稼人,用这些农作物的“枝”和“茎”,做一些农家常用物品,是件轻易的事。从地里收来的高粱秫秸,娘一根根横放在两条长板凳中间,用几根麻绳拴上几块砖,麻绳把秫秸一根根缠绕起来,再将砖块压下来拉紧,便做成了农家“薄”,用作秋天晒棉花、花生和大红枣。

脱完粒的高粱穗,娘将其扎捆起来用来做笤帚,用以清洁家庭卫生。短一点的高粱穗,娘用麻绳扎捆成炊帚,用作厨房刷

墙根儿

张金剛

背风、聚暖、储水,故而墙根儿处的芥菜、地黄、紫花地丁,在春天露头最早。鲜嫩、可爱的芽子在春风中抖擞,招引着寻春人的脚步。

儿时,我总爱跟在母亲后面,挎个小篮,拿个小铲,锄光了墙根儿处的嫩草,喂猪喂鸡。临走,母亲挥镰“沙沙”割下几簇新发的春韭,冲鼻、诱人的韭香从墙根儿腾起,入篮,牵引我追到灶台,静待春韭炒鸡蛋喷香出锅。不日,又出一茬。我深爱墙根儿,应是打小儿起。父亲是种地的好手,除经营几分菜园外,总不忘将庭院墙根儿处辟出几垄,应时种些香菜、小葱、豆角、辣椒、丝瓜、白菜啥的。捺个空闲,便在墙根儿那捋伤,活动活动筋骨、消消食的当儿,菜也捋顺了。面条将出锅,母亲说:“去掐个葱叶儿!”父亲乐颠儿颠儿奔向墙根儿:“还说不让种,应个急,多管用!”

其实,母亲是想在墙根儿处种花,“花香满庭院”是她作为女主人的骄傲。矮的紫茉莉、凤仙花、万寿菊、鸡冠花,高的蜀葵、月季、大丽花、格桑花,攀爬的牵牛花、茑萝花、凌霄花、爬墙虎。虽都是些传统、朴素的品种,却也开得姹紫嫣红,像极了平淡红火的小日子。父亲坐在花下石头上抽根烟:“花开了,真不赖!”母亲梗起脖:“我就说嘛,你还跟我抢!”

菜几垄,花儿垄,都是父母抢种的,我也乐于看个热闹。种了菜,吃菜;种了花,看花。至于哪个多,哪个少,种了啥,那是他俩的事儿。最终,我家那方菜花共生,相映成趣的院墙根儿,成了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,谁路过都要夸赞、欣赏一番。几十年,绚烂不败、生机盎然。菜熟、花开的时候,是最急于归乡的时候,因为父母会在墙根儿下等我。

村里房屋大多坐北朝南,最宜冬日晒暖儿。我家地处村中心,冬闲时节,串门儿的乡邻儿几乎天天都攒在墙根儿下,从早到晚,只要阳光在,他们就在,俨然热闹的“朋友圈”,令喜欢安静的我不堪其扰。



秋风芦花白

王泽民 摄

華亭風
王英鵬 书

秋雨中的村庄

付振双

“人”要百年,幸好树“木”才十年,可是能耗费这工夫,一心造把手的,也就是这个老汉了。

天慢慢亮着,村庄伸着懒腰,秋雨仍在继续,这可苦煞了老汉。一辈子赖不了床的他,干脆坐在门槛上,卷着旱烟,卷完就抽。一口下去,一阵咳嗽,浑身都在“嘎嘎”地响个不停,就像秋阳下的黄豆荚,稍一触碰,就要炸裂开了。抽烟不好,老婆子天天唠叨着。老汉天天听着,也暗自后悔着,却嘴硬不还嘴,到底又戒不了。

在这样的日子,村庄真正热闹起来,该算孩子们上学前后了。勤快的大人起床烧好饭,专等孩子起来吃;懒点的那些,就等孩子起来,自己泡碗方便面吃;大人和孩子搬到一块的,那就饿着肚子了。村庄里也有过卖早

点的,可始终坚持不下去。解决完了早饭,孩子或披着雨衣,或打着伞,招呼这个,叫唤那个,三个一群五个一伙,就去学校了。雨具们花花绿绿的,在路上慢悠悠地走着,有说有笑,是行进的彩车,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印象中,赶上这样的早晨,母亲会戴个旧草帽,披件衣服就往雨幕中钻。稍后,她抱来些柴火,蹲在灶膛旁,试图点燃柴火。一次,两次,发潮的玉米秸秆终于着了。她洗菜、切菜,给锅里添水,一阵忙碌。农家的饭食简单而营养,滋养着我们,以至在往后的多年中,大锅柴火饭,仍是我们难得的享受和不变的念想。

古老的村庄变换着容颜。当年,从土路到水泥路,用了好些年,等有那条将村庄一分为二的小河,如今河床修葺一新,遍布栏杆,同过去挥手说着“再见”,都是不容易的改变。可好在它在进步着,它是祖国千万个村庄中的一个,也是千万个亮点中的一个。雨中的村庄,古老与现代相拥,坚守与希望同在。

熟秋爬上高粱莲儿

董国宾

洗碗碗。细心的娘做得耐用又好看,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废料,也都有了好去处,走进了农家人的生活里。

细细长长的格挡儿,娘一根根将其剥得光洁圆黄,每年秋季,巧手的娘都要用这些格挡儿,做几个锅垫儿。堂屋门前,娘围上蓝花围裙,开始做锅垫儿了。娘按粗细长短,将格挡儿分类,然后用水浸泡。从中选择几根粗细均匀的格挡儿,上下两层垂直放置,用大针穿上细麻绳,从中心位置开始,将上下两层格挡儿纳在一起。再有序添加格挡儿,越往两边用的格挡儿越短,直到缝成一个圆形,最后把左右两边固定紧,锅垫儿便做好了。娘会做几个大小不等的锅垫儿,每个锅垫儿做得结实精美。每做好一个,娘都满意地点点头,还会瞧着我,说:“过年了娘用来包饺子给你吃。每当此时,我就充满了

期待和喜悦,心早已飞到了年关的喜庆里。

家乡的格挡儿,用途不止这些,还可做成馍馍、馍算子、筷子笼等。让我开怀的,娘还会在空闲时间,做一些开心的玩具给我。

娘用格挡儿瓤作眼镜架,插上格挡儿篾子弯成的两个眼镜圈儿,再巧妙地用格挡儿瓤,连接架在耳朵上的两个篾子眼镜架,娘就做好了极好玩的玩具小眼镜,我简朴的童年便充满无穷的乐趣和色彩。

每逢正月十五,疼爱我的娘总会给我用格挡儿作简易灯笼。外面的小灯笼纸,是娘精心挑选的地方民俗纸,红红绿绿的特美。童年时光里,我挑着小灯笼,总会甜甜地叫几声“娘”。

过往的记忆里,遍地的红高粱染透了庄稼人的半个月,高粱的影子盛进了庄稼人的秋天里。那藏在秋声里隐隐而作的高粱莲儿,也在用心呼唤着人们的生活,呼唤着秋天。

我们小时候没有专门的玩具,我们小时候有的是各种各样的玩物。

捉蟋蟀,松江方言叫“捉蟹唧”。蟋蟀闲不住,只要周边没有响声,一直低声“唧唧唧”在叫,捉蟋蟀只要循声翻找。蟋蟀会跳,跳得很远,一不留神跳没了。我们一直寻迹而追,常常弄得脸脏鞋破一裤管的脚泥。捉到了,一看是毫无战斗力的“三尾”,马上扔掉;捉到二尾的,就兴高采烈地再去采斗蟋蟀用的“蟹唧草茎”。那时候常有人把“蟹唧罐头”带到学校里,有的是放学后约到校外斗,有的是为在同学面前显摆。不争气的蟋蟀会在上课时在抽屉里叫,被老师没收、放学谈话是不可避免的。

捉“知了”。捉知了要有专业工具。就是要有一竹竿,用铁丝和纱布做成一网兜绑在竹竿一头。为在家里拆竹拆纱布拆铁丝,做成一只捉知了的工具,我们个个被家长打过训过。也有实在没有工具的,就爬树捉,难度就大得多。树稍有抖动,知了就飞了;不过,正在褪壳中的知了就容易捉到了,而且,知了和蝉衣双得。我们从大人那里就知道,“吃啥补啥”,喉咙哑了,偷偷用

自笑老来为口忙

朱正安

我退休前是不屑于厨灶之事的,总觉得男人家应以事业为重。退休前三年因工作需要过起了赋闲日子,老伴却在单位忙得不可交交,才勉强担当起买菜烧饭的家务。扪心自问,那只能算是把生的做成熟的而已,谈不上厨艺二字。退休后从外地回到沪上,上海人吃口刁,讲究新鲜,时鲜和精细,我就不得不“回乡随俗”,再说一开始女儿女婿与我们吃住在一起,后来外孙又出生且渐渐长大还吃在我这里,我这个当丈夫兼父亲兼岳父兼外公的,肩负着一家人的口福和健康,是无论如何不能敷衍的,于是便一头扎进了买汰烧里。

千万别小看了这几尺灶台,那真是五彩纷呈、一望无际的大海洋、大世界。在这里,五湖四海的珍馐美饌纷至沓来——金华的火腿南京的鸭,荔浦的芋头嘉兴的菱,千岛湖的鳊鱼阳澄湖的蟹……而且一只火腿就有宣威的、金华的、如皋的,选哪里的,怎么加工,这里面的学问深着呢!在这里,四季更替的脚步从来没有停止过,一个眼不眨,就可能错过了最佳食用期,则美味不佳佳肴不佳矣。比如上海地区每年必吃的鲜笋,就有来自外地和本地产的冬笋、暗笋、鞭笋、黄泥笋、毛竹笋、雷竹笋、蜜竹笋、余山兰花笋……辨也辨不清,叫也叫不全,什么笋什么时候吃,怎么烧来吃,那名堂多着呢!在这里,食材选得好还只是个开头,《随园食单》对烹饪过程就提出了作料、洗刷、调剂、搭配、火候等近二十项须知,如“作料须知”:“酱有清浓之分,油有荤素之别,酒有酸甜之异,醋有陈新之殊,不可丝毫错误……”又如“火候须知”:“熟物之法,最重火候。有须文火者,煎炒是也,火弱则物疲矣。有须文火者,煨煮是也,火猛则物枯矣……”瞧瞧,苛刻到家了吧?所以,用“食海无涯”这话来形容烹饪之难之深之博,不是噱头吧?

为了不断提升家庭餐桌上的饮食水准,我几乎是煞费苦心。松江地区几个菜

市场,我每几天几乎就要跑个遍。哪个店里的肉新鲜,哪个摊位的野鲫鱼可信,哪个农贸市场上的蔬菜新鲜又便宜,我知个肚明;螺蛳蚬子什么时候最肥,我这个季节适宜吃鸭子或是羊肉,新蚕豆上市在哪几天,我一清二楚;一开始是买了些家庭烹饪方面的书籍作参考,后来就把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、李笠翁的《闲情偶记》、梁实秋的《雅舍谈吃》,还有诸如汪曾祺等人饮食文化方面的书请进了寒舍,并成了我经常翻阅、百看不厌的案头书。也有临时抱佛脚的,比如自己在市场上突然发现后购得或是亲友送来的诸如莼菜、海参、新鲜天麻之类的稀罕食材,便只得连忙求教于百度,居然也能做出像模像样的菜肴来。当然,我是有自知之明的。我既是半路出家,更无名师指点,对烹饪也就懂个皮毛而已。所以多年来,我始终孜孜以求,精益求精,终于渐渐地得到了家人的首肯,还多次受到来我家做客的亲友们的称赞。尤其是我外孙,他说他就爱吃“大大做的饭菜”。不过,跟着荣耀接踵而至的麻烦也来了——外孙今年8月份刚满11周岁,身高1.68米,体重120斤!我分析是基因问题,可我女儿偏说我给他吃得太好是主因之一,你说这——!

买汰烧很忙,却让我打发掉了许多无聊的时光;买汰烧很累,却让我乐此不疲,忘记了诸多烦恼;买汰烧很烦,但让人吃得放心吃得称心还省钱;买汰烧很难,那里面的学问太博大精深了,但因此也让我充满了成就感。忽然想起了苏东坡的两句诗:“自笑平生为口忙,老来事业转荒唐。”(《初到黄州》)这是东坡先生被贬黄州时,为生活所迫,不得不钻研厨艺,也因此创造出了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东坡系列美食的真实写照,无奈,自嘲,却豁达乐天。老拙很喜欢这两句诗,做了些改动——“只缘暮年难消遣,自笑老来为口忙”,也算是聊以自慰自嘲吧。